



# 鄙人姓出,给您添麻烦了

□出智周

“下面请周智出先生发言。”  
“不好意思,鄙人姓出。”我赶紧举手纠正。

“哦,不好意思,出智周先生。”主持人尴尬地笑了。

从求学四川到扎根重庆,很长一段时间,我很怕别人问起我的姓名。因为,我这着实有点罕见的“出”姓,经常让我费尽口舌,我需要不停地解释我从哪里来,我为什么姓出,这个奇怪的姓背后有什么历史渊源?开始时,很多同学以为我的名字被搞错了,会主动帮我纠错,后来大家慢慢接受了我的名字。我姓名里三个连着的翘舌拼音又给大家出了难题。大学里教我们古汉语的老师是宜宾人,她经常用南方人的腔调字正腔圆地在课堂上说:出、智、周,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这导致我后来只要听到有人翘着舌头读我的名字,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

到重庆工作后,我渐渐学会了自嘲,当有人问我重庆有多少人姓出的时候。我就告诉他,目前有两个。

问者好奇:“还有一个是谁?”

我一脸淡然:“还有一个是我女儿。”

“哦!”这时,问者多半会尴尬。

不过,有些时候,我也会很尴尬。因为,很多人听我说姓出,往往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“出”,而先想到“初”或“楚”。有一次,我给女儿报名参加一个活动,主办方问我名字,我说“出先生”。他听我解释了半天,在纸上写了个“出”字,然后歪着头愣了一会,又在上硬生生地加了一个“尸”字头,于是可怜的“出先生”就变成了“屈先生”。我满脸窘迫,再三解释,他才恍然大悟,忙不迭纠正过来。

这样的闹事很多,但也有一些趣事。有一回,我去参加重庆法官学院培训,座谈环节,大家都盯着我看,对面一个女孩子则羞红了脸。等我看到她的座牌,一下子领悟过来,哭笑不得。原来,主办方知道我姓出,就特意把一个姓“来”的女孩子安排坐在我的对面。周围的人忍俊不禁,笑成一团。

关于姓出的小插曲还有很多。清朝时,出氏出了一个叫出科联的读书人,联捷进士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有一次,出科联随乾隆帝下江南巡游,他对这位随臣的姓名感到奇怪,忍不住询问。出科联乘机奏明出姓来龙去脉,乾隆听后哈哈大笑,连称好几个奇姓,有趣有趣!

小时候,我们对出姓一无所知。在村子里读小学,大家都姓出,导致我们以为全国人民都姓出。后来,我们去了镇上读书,看到还

有人姓陈、姓李、姓刘,别提多惊讶了。当时,我们心里面都这样想:“为什么他们的姓那么奇怪啊?”后来,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姓才是大家眼里那个奇奇怪怪的姓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我们开始了出姓艰难的科普之路。

女儿慢慢长大,她也意识到了出姓的奇异,不过她总是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:“知道孔子曰吧?我的名字就叫出子言。我爸希望我能言善辩,又希望我一字千金,做一个新时代的‘出子’……对啦,我们本来并不姓出,出字前面还有两个字,全称是‘纳哈出’,怎么样,是不是和纳兰性德一样洋气哇!”

她努力想向同学解释这个蒙古族姓氏的来源,不过缺乏历史知识的她,和我小时候一样,一知半解,经常被同学问得满头大汗。

然后,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她。出姓始祖是元朝重木木华黎。对,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和成吉思汗拜把子的木华黎!元朝灭亡之际,木华黎的后人纳哈出被明朝几次招降,又几次反叛,但得到了明太祖的宽恕,后征战云南死于途中,被出氏族尊为不归宿。后来,纳哈出的长子因反叛被杀,次子佛家奴怕受牵连,所以单取“出”字为姓,几次迁居,最终在泉港洪厝村定居下来。定居后,他把聚族之地的烟山改名为燕山,并在山上建造寺庙命名燕山寺,暗喻祖籍来自北疆燕山。

听我这么说,很多朋友对出姓更感好奇,刨根问底。但当他们听说,出姓现在在全国都只有3000人左右,比国宝大熊猫还要少得多时,都笑得乐不可支。

“你们还骑马射箭吗?”他们好奇地问。

我告诉他们:“不骑马也不射箭,我们在500年的传承与融合中,完全进化成了海边丘陵的闽南人,操着一口闽南语,与山海为伴。”朋友们很失望:“那总得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?”

“哦!”我想了半天,告诉他们,“现在村子里建起了帐篷和敖包,发展起了特色旅游,村民的生活红红火火。不过,村民有一个习惯从来不改。”

“什么习惯?”

“那就是我们从来不过元宵!”

“为什么?”朋友们又来了兴趣。

我嘿嘿地笑了,告诉他们:“因为元宵,谐音元宵!”

他们听了,领悟半天,然后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理事、副秘书长)

# 立秋不是秋 秋在处暑后

□刘泽安

## 1 落叶知秋

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。

“秋神”还没有完全来到,梧桐便已知道。立秋到了,梧桐树便开始掉叶子,它是对秋天凉意最为敏感的树木,它的变化也使人们对秋天多了一份诗意。

老家的院子里有好几棵梧桐树,什么时候种上的已记不清楚,反正从我记事起,它们就有那么高那么大了,叶子长得茂茂盛盛的,春天的鸟儿在那里飞来飞去,一圈一圈地在树梢上树冠中绕来绕去。我和小伙伴们把头抬得高高的,看着那些鸟儿展开翅膀,一会儿飞上天空没了踪影,一会儿钻进树丛里栖息下来,根本看不清鸟儿飞到了什么地方,只是掠过的姿势让我们难以忘记。

春天的梧桐树绿得繁荣,可秋天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它让我们感觉到,有一种萧瑟的氛围包围着整个院子,这种气氛不知不觉就来到孩子们中间。一阵风吹来,一片梧桐叶子离开枝头,飘向土地,它仿佛在喊:秋来了!于是,一片接着一片大声喊道:秋来了,秋来了!秋来之声很快传遍了村庄。村庄里的人们,看见梧桐树叶往下掉,就已晓得秋天要来了。爱美的女孩子,捡拾起几片梧桐叶子,剪成不同的样子,一样一样地插在发髻上,顽皮的小男孩们围着她们起哄。

立秋这天,大人们放下手里的农活,去小镇上赶集。爸爸去买些鸡头菜,买好了掺上麝香,拿一张大的荷叶包上,用红绳子拴在腰间,哼着小曲回家;妈妈则让孩子们去摘地里的瓜、打树上的果子。晚饭后,人们围坐在自家的院子里,奶奶把地里的瓜、树上的果子、爸爸买回来的鸡头菜一端出来,一家人边纳凉边吃东西。吃剩下的果核不乱扔,交给奶奶明年春天播种,这样炽热的夏天就把秋天和春天连接在一起了。

立秋了,秋天来了,凉爽布满了全身,萧瑟的气味也围绕在孩子们身边。孩子们无法忘记凉爽和萧瑟,但可以让美好的东西占据心灵,让秋天永远留在心中。

## 2 处暑农事

天气开始凉了,人们所说的“天凉好个秋”也真正地来了,翻地种萝卜的时间快到了,人们把竹篾划成一小块一小块挂在屋檐边,为冬天晾干“萝卜瓜”备好工具。

村庄这样的装束,表明人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。

处暑这天,村庄的大人和小孩有两件事要做:一是小孩帮助大人一起去收割麻秆,二是大人陪孩子去河边放河灯。

先说帮大人到地里去收麻秆。麻秆高高矮矮地长在土地里,细细的像故乡河岸边的竹子,一根紧紧挨着一根,茂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麻秆细细的叶子上有一层绒绒的毛,用手轻轻拂拭,有一种麻麻的感觉,心里也有一种麻麻的味道。用手把细细的麻秆抱起,轻轻搂成一小束,镰刀从麻秆根部使劲割下去,一小束麻秆倒下来,几束堆放在一起。地里的麻秆收回来堆在屋檐下,等地里的麻秆全部收割完毕,把它们捆成捆放进装满水的桶里,泡起来,泡的时间稍稍长一点,把麻秆泡得软软的,提出来抽出表面的皮,皮软软的绵绵的,不容易折断,再把细软的麻皮晾在屋檐外的竹竿上。晾多久要看太阳的力量,太阳毒辣的话,晾的时间就短,太阳光微弱,晾的时间就长。等到麻皮晾得干焦焦的,人们就把麻皮收起来,挽成一股股的麻绳,搁放在屋内的角落里。麻绳的用处可多了,捆麦穗、捆稻草、捆玉米秆……

麻秆收得差不多了,该翻地种萝卜了。大人们把地翻得松松的,把毛茸茸的种子丢进地窝子,然后立即用土盖上去,这个动作必须要快,不然会被吹走。

地翻了,萝卜下了窝,就该大人们帮小孩子完成夙愿了——到小溪边或者小河旁放河灯。

河灯很简单,用一根小小的竹子削成竹片,弯曲成一定的形状,糊上白白的纸,周围不留缝隙,顶部是空的,面向天空,放进去一根短短的小蜡烛,蜡烛是被点燃的,小小的火苗轻轻地燃烧着。

大人和小孩蹲在小溪边、小河旁,小孩手里拿着河灯,心中装有好几个愿望,一年才这么一次,把这些愿望都装进了河灯里,怎么能够轻易地放出去呢?先轻轻地撇开河(溪)水,然后轻轻地把河灯放在水里。真的舍不得一下子放开它,大人和小孩就蹲在水边,一起看着河灯顺着河(溪)水慢慢流走,一拐弯就看不见了,但那微微的灯光还在溪河上流动,一直到那遥远的地方,直至灯光也看不见了,放河灯才算结束,可那期盼的愿望,还会长久地印在心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)

# 偷老师

□徐成文

生活中有些事情说来十分有趣。

我到原万县市三马路一小三年级进行毕业实习。

刚到班上,指导老师要求我们每人到讲台上介绍自己。我走上去,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大名写上去,然后简单地说了几句。

第一天,我实习教数学课。下午学习委员把作业交上来,在批改过程中,我发现居然有学生在作业本的“教师”栏写下“偷老师”。我大发雷霆,命令班长把这位同学叫来,并大声呵斥道:“你为什么叫我‘偷老师’?”那位同学身子有些颤抖,说:“老师,我不是有意的。上午你介绍自己的时候,我们许多同学不认

识‘徐’字,有些同学说读‘余’,我一听读‘yu’,以为是‘愉快’的‘愉’字。没想到,我把‘愉’字写错了,就成了‘偷’字。老师,真的对不起,都怪我平时不好好读书,把‘愉’和‘偷’字乱扯一起了。对不起!”

“原来如此!”听他这么一解释,我不但不生气,反而高兴,没想到这位同学如此诚实和有趣。

从此,同学们便开我的玩笑了,经常叫我“偷老师”。

事隔多年,那位同学已经长大成人,或许也如我一样在教书育人,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